

青春校园题材剧悬浮化倾向及纠偏路径

文_王炎龙 刘叶子 / 责编_闫伟

【内容摘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电视剧行业存在“悬浮化”倾向。研究发现,青春校园题材剧中的“悬浮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叙事文本层面的创作悬浮、场景呈现层面的审美悬浮、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悬浮。因此,可从情感认同的叙事策略、艺术审美的场景建构、文化塑造的价值引导等方面进行纠偏。

【关键词】青春校园题材剧; 悬浮化; 现实主义; 叙事; 纠偏

电视剧创作向现实主义叙事回归之际,涌现了一批优质的艺术作品。但受商业经济的驱动和社会浮躁风气影响,电视剧行业在叙事文本、场景呈现、意识形态层面存在“悬浮化”现象。本文聚焦作为一种主流类型的青春校园题材剧,这类剧受到了市场和受众的青睐。具体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大众普遍认知中的狭义青春校园剧,侧重刻画青少年在青春期这一特殊时期的校园生活,比如网络剧《忽而今夏》《你好,旧时光》《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等;二是具备中国特色的融合家庭和教育的青春校园剧,比如电视剧《小欢喜》《少年派》《带着爸爸去留学》等。国内关于青春校园题材剧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时代变迁、叙事创作、危机反思等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观点:其一,肯定其现实意义,所呈现出的主旋律价值观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号召力;^①其二,负面问题显性化,创作者最大限度地迎合和取悦观众导致其弊病显露

端倪;^②其三,主张复归现实主义,贯彻现实主义的理念和坚持与时俱进的多元表达。^③本文从青春校园题材剧的突出问题——“悬浮化”出发,分析其在创作、审美、价值层面的表征,在现实主义叙事的视域下探究其纠偏路径。

一、悬浮化:青春校园题材剧的传播倾向

青春校园题材剧是以青少年的青春历程为核心,其表现的校园学习生活、成长烦恼、彷徨迷茫等都源于现实生活。但目前一些热门的青春校园题材剧存在“悬浮化”倾向,所呈现的现实生活状态浮于表面,故事情节悬浮于真实与现实之上,悬浮于时代与人性之外,未根植于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悬浮化”以现实主义为包装外衣,是指电视剧悬浮于生活、时代、人性的无根状态,^④其创作、审美、价值层面漂浮在表面,情感逻辑与叙事方式混乱,表现出脱离生活的镜像现实

倾向。“青春校园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蓄积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筑基点”,^⑤以青春校园为题材的电视剧尤其需要警惕“悬浮化”倾向。

(一) 叙事文本的创作悬浮

从本质上来看,叙事文本是电视剧创作的最基本内容。托多洛夫主张用二分法把叙事文本分为故事和话语,在故事层面关注故事的产生及构成,在话语层面关注故事的加工与表达。^⑥青春校园题材剧的“悬浮化”倾向体现在故事和话语维度的双重悬浮。

故事维度的“悬浮化”主要体现在:主题内容的高度同质化表征;事件发展过程强调激烈的戏剧冲突,与现实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严重不符;人物塑造与刻画缺乏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立体感呈现,单一化的创作路径导致同质化和脸谱化的人物形象。青春校园题材剧中的故事叙述与现实生活发生偏移,表面为现实主义叙事,实则是一种镜像现实。对青春期的成长、彷徨与奋斗避而不谈,叙事文本聚焦在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夫妻关系的矛盾冲突中,陷入为冲突而设置冲突的表层化叙事。如近期好评不断的《小欢喜》,值得肯定的是,该剧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观众和市场需求,但剧中亲子矛盾被刻意放大,甚至利用患抑郁症、跳海、吵架等情节刺激观众情感。而这种戏剧冲突最终进入“和解”的套路式结局,故事推进和情节转折生硬牵强。

与此同时,叙事文本的话语维度呈现出叙述的阶级性和表达的无逻辑特征,在这类电视剧中,集中展现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少数群体的生活,缺乏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众的关注和深描,因此观众在观看时很难有代入感和现实感。如“陪读式”现象和留学生生活在青春校园剧中普遍存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因条件限制很难实现陪读和出国留学。《小欢喜》中展示的北京高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欢喜”也并不是普罗大众的“欢喜”,昂贵的学区房和月支出将演员和观众之间分离出一道鸿沟。同时这种阶级性的叙

述一旦与现实生活不符,很容易在社会群体中产生误导。话语表达通过时序和时距共同形成叙事节奏,时序是指叙事的顺序,时距是指叙事的距离,颠三倒四的叙事顺序和过度密集的叙事距离引发叙事文本的无逻辑问题。如在《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很多情节事件之间缺少概要和停顿,前期和后期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前后不一致。

(二) 场景呈现的审美悬浮

“场景设计不仅对电视剧视觉效果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更是对电视剧主题表达、人物烘托、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工具,合理的场景设计是烘托人物形象的重要工具。”^⑦在故事场景选择中,既存在物理空间的外显场景,也存在符号空间的内隐场景,即通过话语符号和人文环境建构的场景。在对电视剧场景设计的研究中,多数研究忽视了符号空间的内隐场景,将美术师设计出的人工空间环境作为电视剧主题思想表达的有效载体。^⑧青春校园题材剧场景呈现的审美悬浮于时代、常识、生活之外,未能把握美的内涵与真谛。真正美的电视剧可以通过荧屏呼唤个人内心深处的本质力量,使观众得到审美认知、审美启迪、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如果电视剧场景呈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过大,观众难以移情于场景之中。

从物理空间角度来看,具体由环境、人物、道具、画面等元素构成。当下青春校园题材剧从以校园为主的单一物理空间转变为多元复合物理空间,不同类型的场景空间杂糅导致青春校园成为边缘和附属元素。青春校园剧的场景设计应该符合青春校园主题的设置,但在剧中却存在环境设计不合常识逻辑、服装设计与人物形象不符、广告过度植入、细节失真、穿帮镜头等问题。如《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到处都是中国人”与国外生活环境矛盾,“嘻哈风”的服装搭配与爸爸的家长人物不符,学生和教师等人物形象的偶像化标签严重,生搬硬套地过度植入广告让观者毫无美感可言。《少年派》中的学校场景过于浮夸,比普通学校

的教室和宿舍设计豪华许多。从符号空间角度来看,充满豪车、高级酒店、奢侈品、西餐等消费符号,电视剧通过审美和视觉对文化进行解构,并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与建构,将消费主义文化以话语符号的形式植入电视剧中,在对观众营造一种虚幻的镜像空间的同时,也可能对青少年产生负面的价值引导。

(三) 意识形态的价值悬浮

艺术不仅只是在模仿和呈现自然,还需要彰显精神价值。青春校园题材剧的主要观众是青少年群体,“青春题材剧表现了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塑造的各种各样青年人物形象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观众,影响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⑨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和个体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主要依靠大众媒体来巩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可。同时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认知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缺乏相应的道德识别能力和自控能力,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传播信息的干扰,甚至模仿和学习影视剧中消极、错误甚至违法行为。电视剧所呈现的价值导向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意识形态总是指向现实,反映时代与现实的特征,通过影像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观众。青春校园题材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悬浮体现在与主流价值观倡导的青春文化和励志文化不符。

青春文化具备叛逆性、情绪性、时尚性和流行性的特点,追求独立和理想的生活状态。目前青春校园题材剧呈现与青春文化相悖的情绪倾向和道德取向,比如以抑郁情绪和暴力行为为代表的负面情绪倾向,以及消费主义、攀比风气、社会分配不平等错误的道德取向。优秀电视剧总是在反映生活的同时反映人性,其叙事情节来自对复杂人性的细腻深描,但是这种人性并不是扭曲和黑暗的。观众对传播信息的选择、接触和记忆是选择性的过程,诚然,有争议性的话题固然可以带来热度与流量,迎合观众的猎奇和娱乐心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是持续性的反转剧情和脱离现实会

迫使观众离开。如《小欢喜》过度渲染“乔英子”的抑郁情绪,《带着爸爸去留学》中传递的价值观也被观众诟病,悬浮的情感纷争、暴力欺凌、同学攀比、父母的过度溺爱取代留学过程中的艰苦奋斗和刻苦学习。这类青春校园题材剧的问题存在于,表现亲子关系就陷入矛盾冲突,表现同学关系就陷入情感纷争,表现两性关系就陷入伦理失范,无力承担对青少年的价值引导功能。

二、现实主义回归: 青春校园题材剧的纠偏路径

青春校园题材剧的“悬浮化”倾向对影视业市场秩序和价值观建设造成严重伤害,去悬浮化的本质在于回归现实主义,展现社会变迁的本真样态,反映群众真实丰富的现实生活。只有以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为根本,才能让观众感受到确实是中国青年的故事。在此基础上,从叙事策略、场景建构、价值引导三个层面探讨青春校园题材剧应该如何纠正“悬浮化”倾向。

(一) 基于情感认同的叙事策略

“长久以来,情感是架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形成意义中最有特点的成分,也是操纵观众的重要机制之一。”^⑩认同即认可、同意、接受,是一种满足个人归属感的心理机制,是个体潜意识地对某一对象的认可、模仿过程,从心理学上讲,认同是一个将外在的理念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心理过程。^⑪情感认同可以唤醒观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电视剧中的情感认同可以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作者通过情感叙事获得认同,情感是实现认同的方式与策略;二是观众形成基于情感的认同方式,情感是认同的内容与最终目的。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实现观众知一情一行的转化过程。情感叙事作为一种软性叙事方式,其叙事逻辑是通过“情感”外衣的包装与观众

保持亲近的距离,情感成为真实生活与影像内容勾连的桥梁。

基于情感认同的叙事策略具体有:一是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和情感体验,寻求青年文化共鸣。这就要求电视剧资源的供给侧在制作前期对观众进行深入调研,不能停留在青年文化的表征,要把握文化内涵。二是以情感逻辑为叙事的基础及内在机制。故事情节的发展背后有其独特的情感逻辑,情感型卷入能够直接激起观众产生类似的情感体验,影响其认知、态度和行为。情感逻辑以情感发展的内在连续为主导,同时又有理性逻辑作为深层的规范力量,它可以超越事理逻辑,拥有自己独具的特点。^⑫因此,青春校园题材剧要遵循青少年的情感情绪特征和心理活动特点。《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这部剧是情感叙事的范本,在表现温暖的情感逻辑下,叙事文本从行为细节上呈现男主角对别人的关心、理解、尊重以及爱护等,以“暖男”的人物形象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

(二) 基于艺术审美的场景建构

场景是呈现故事冲突和情节发展的时空,通过场景设计可以建构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反映地域差异与文化背景,场景设计不是建筑、风景、道具、灯光等的简单堆砌和平淡摆放,而是带有创造意图与艺术审美的深度创新。但是目前资本运作、技术变革、审美泛滥、标准缺失使得审美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博弈日趋激烈,猎奇、晦涩、奇闻逸事等艺术书写直接消解现代审美的深度模式。^⑬艺术审美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只有电视剧中的场景设计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后,才具有艺术审美的价值。

首先场景建构要“真”,要符合时代主题和现实生活。艺术场景常常被印上时代烙印,古装题材、玄幻题材、现实题材等不同类型电视剧的场景设计风格迥异。就青春校园题材剧而言,教室、宿舍、食堂、操场是校园场景构建的主要元素,明亮质朴的现代感设计更符合观众新时代的艺术审美习惯。场景建构的真

实性原则并不是完全复刻现实,而是在符合现实逻辑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与加工,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在对场景建构的过程中要注意对细节的细腻刻画,服装设计要符合人物形象。其次场景建构要“善”,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尤其要警惕消费文化的入侵。目前有些电视剧存在利用消费化场景和欲望化场景迎合市场需求的问题,见诸华丽装饰、性映射、广告植入等镜头,消费化场景对消费符号进行包装和炒作,欲望化场景带来感官刺激,这种表层的审美只能带来短暂快乐和审美个性丧失。在社会主义的文艺环境中,青春校园剧应兼顾艺术作品的文化、商业双重属性,彰显出自身的社会效益。^⑭如《忽而今夏》中几乎没有广告植入,还原校园、书店、图书馆等社会文化场所的本真面貌,符合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轨迹,形塑了热爱学习与阅读的人物形象,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三) 基于文化塑造的价值引导

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和塑造人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任何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总会存在差异,统一的文化熏陶往往能够促进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大体一致的社会观念。^⑮电视剧作为媒介文化的一种类型,以文本、图片、音乐等符号引导观众形成艺术审美意识。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视频化信息消费和生产已成为一种常态,校园主题是其追捧的重要影视题材对象。对此,影视文化作品的价值导向,是艺术生命的基础和关键。

由于准入机制不健全,部分青春校园题材剧的制作方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知识涵养等方面严重缺乏,导致此类电视剧在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价值导向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电视剧的内容监管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一环,既要强化影视作品价值导向的规划建设,又要提倡电视剧的生产和消费整个系统内部的自治。在价值引导过程中,首先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电视剧创作的基础和根本。其次是传播积极正面的道德观念,坚决抵制以消

费主义、伦理失范为代表的思想价值观念。青年校园题材剧中的低俗内容会严重侵蚀青少年的价值观,甚至误导青少年去效仿拜金享乐、多角恋、性欲冲动等故事情节。通过对剧中人物青春期的成长经历的展示,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学会正确判断和分辨什么事物是真善美的。如电视剧《忽而今夏》将乐于奉献、帮助他人、坚持奋斗等美德重现并加以强调,引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你好,旧时光》凸显青春期“成长”主题,传递努力、上进、自信的正能量,通过剧中角色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成长,让青少年观众产生代入感,从而培育其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结语

受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影响,青春校园题材剧创作的叙事风格正回归现实主义。青春校园题材剧在青少年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引导中承担着文化塑造的功能,但是需要警惕脱离社会现实和青年文化的“悬浮化”倾向。因此青春校园题材剧的创作逻辑应该以生活、时代和情感为基础,在创作的过程中加强引导,一是以情感逻辑作为叙事的基础及内在机制,在情感认同中寻求共鸣;二是场景设计中提升审美价值,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三是发挥媒介文化的正功能,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电视剧生产系统各环节的合力作用下,青春校园题材剧必将融入主流文化,利用典型人物和情感故事激发观众的内心认同与共鸣,打造出贴近现实的艺术精品。

注释:

- ①王春晓:《新时代主旋律青春剧的中国梦书写——浅析〈最美的青春〉的叙事策略》,《电视研究》2019年第5期。
- ②韩卫娟:《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第3期。
- ③何天平:《建构与重构:中国青春剧三十年变迁及其文化反思》,《中国电视》2019年第9期。

④任姗姗:《警惕悬浮的“伪现实”电视剧》,《人民日报》2018年3月29日,第24版。

⑤蒋信伟:《电视剧不能冷淡了青春校园题材》,《中国电视》2008年第4期。

⑥张萍:《故事·话语·叙述交流:〈奔跑吧兄弟〉的叙事学分析》,《中国电视》2016年第6期。

⑦马雪飞:《浅析场景设计对电视剧视觉效果的影响》,《当代电视》2016年第2期。

⑧彭洪斌:《场景的设计与设计的场景——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场景设计解读》,《中国电视》2018年第9期。

⑨张智华、李平:《近年中国青春题材电视剧的价值取向》,《中国电视》2019年第1期。

⑩欧阳宏生、徐书婕:《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感呈现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5期。

⑪李建华:《情感认同与价值观认同》,《光明日报》2018年5月28日,第14版。

⑫陈东华:《情感逻辑与“作家跟着人物走”》,《写作》1997年第2期。

⑬白寅、陈俊鹏:《“场景符号”与“符号场景”:融媒体时代网络游戏的审美体验格局》,《新闻界》2019年第7期。

⑭蔡颂、丛杨:《冲突、融合与自新: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困境与出路》,《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⑮姜晓萍、许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C

作者王炎龙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叶子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益传播力构建的理论、路径与测评研究”(项目批准号:19BXW090)的阶段性成果